

■聚艺厅

杨宝森的“憋屈人生”和杨派艺术魅力

□于学周

梨园行里,有一个角,有生之年并不长,只活了四十九岁,却以其鲜明的流派特征以及持续的影响力,影响至今。这个人就是“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先生。

杨宝森出身梨园世家,八岁开始学艺,工“谭派”和“余派”。十岁左右进入斌庆社学戏。十四岁开始登台。少年时期的杨宝森嗓音明亮,他在上海演出时一炮而红,大家觉得他是“小神童”“小余叔岩”。杨宝森命运多舛,在上海唱红后就经历了倒仓(变嗓)。通常半年至两年就能度过变声期,可是杨宝森的变声期长达十年,这样他只能离开舞台,对演员来说这无异是毁灭性的。尽管如此,他凭借刚毅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仍然坚持练功、吊嗓、习胡琴、学书法,并结交文人,多读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十年后,当他重返舞台时,嗓音变宽了,中低音区共鸣极好,音色清醇,低而不浊。而且,大家觉得他身上有很浓郁的书卷气。由于身体原因,杨宝森中低音发展得更多,相对来说,高音运用得少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杨宝森成立宝华社,这使他由多年的二牌地位转入挑班头牌,这是他自己的高光时刻。

杨宝森英年早逝,据说与另一位梨园大家厉慧良有关系。有一种传言说,“厉角儿气死杨宝森”。当时,厉慧良携“南麒北马关东唐,西南有个厉慧良”的美誉轻舟出峡,在北京演出赢得“挑帘红”,一时间,京城几大名角像谭富英、裘盛戎、李少春等纷纷表示愿与其合作,京津几大

剧团纷纷邀其加盟。最终,天津赢得他的青睐,天津文化局一位处长奉命前来青岛,见到在这里演出的厉慧良,传达天津要以他的共和社为基础建立市京剧团的意向。回津以后,厉慧良陪筹建京剧团的行政负责人专程到北京长安大戏院看了一场杨宝森的演出。当时杨宝森的宝华社很不景气,最好的光景也就三成座。在别人怀疑杨宝森的价值时,厉慧良有自己的认识:“四大须生之一!别光看上座。杨宝森的价值,主要在‘味儿’上!”

1956年3月,杨宝森率宝华社全体同仁来到天津,与厉慧良一起组建国营京剧团。几经磋商,团长由杨宝森、厉慧良担任,杨、厉挂双头牌,工资均定为950元,宝华社七十余人全体加入天津市京剧团。半年后的8月28日,阵容强大的天津市京剧团正式成立。首场演出,厉慧良垫以《钟馗嫁妹》,大轴为杨宝森的《失空斩》。特邀侯喜瑞助演。第二场演出,杨宝森垫以《击鼓骂曹》,大轴为厉慧良的《挑滑车》。杨、厉合演,天津震动。但是这一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因“将相失和”而陷入僵局。当时,为提高剧目演出质量,天津文化局与剧团领导议定:由厉慧良陪杨宝森在全部《杨家将》里演七郎,杨宝森陪厉慧良在《长坂坡》中演刘备。照原计划,厉慧良在北京吉祥戏院陪杨宝森演了七郎。等到杨宝森配演了,杨的管事匆匆赶来向负责人报告:“杨团长身体不好,刘备的活儿来不了啦!”据一位杨门弟子破译,全部《杨家将》

含“金沙灘”一折,而其中杨七郎是武生武花脸两门抱的活儿,厉慧良最为擅长,从这点上说,厉慧良配杨宝森“不吃亏”,而在《长坂坡》里,刘备则是二路老生活儿,杨配合厉则是“低人一等”。从前只有在唱义务戏的时候,余叔岩才陪杨小楼、梅兰芳演刘备,营业戏却绝不可能。杨秉承师训和行业规矩,觉得自己不能自跌身价,因此借故辞演。也因此,两位艺术家结下了梁子。此时,三十五岁的厉慧良正是“叫座”的时候,而四十八岁的杨宝森则正值“困厄”之时,厉慧良并非不明白有时候“叫座儿”是不能与艺术价值画等号的。可他憋着一口气,于是公开“叫板”了:“你叫座儿,我服你!”显然,这就要了杨团长的“短儿”!后来为解决二人矛盾,天津京剧团一分为二,杨宝森率一团,厉慧良率二团。这时候,上面明确指示:“谁有干劲,谁有威信,谁有前途,用谁!”

一时间,杨的一团人心浮动,有些演员要求离团。一次开会,负责人公开表态:“谁想走,请便!”杨宝森刚走进会场坐下,猛听到这话,立即站起,离开会场,随即递上一份退团报告。当天晚上,杨宝森乘夜车离津赴京。不久,天津京剧团负责人并文化局一位副局长携市里特批的千元巨款进京送到杨府,以示慰问。后来便传来了杨宝森于北京麻线胡同寓中不幸病逝的消息。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时间是1958年2月10日。同日中午,噩耗传到厉家,全家人正为厉慧良钱行。他奉命拟随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就

要启程。放下电话,厉慧良这顿饭说什么也吃不下了,厉慧良或许想到,将相和终于戏未成人已亡,不禁黯然神伤。

时过多年后,这出“将相和”以另外一种形式成就,有人曾向厉慧良讨教:“你怎样评价杨宝森?”厉慧良捋着美髯,一板一眼地评道:“宝森是个不够格的老生,可他唱出来了,还唱出一个‘杨派’,影响到国外。这就了不起,这就伟大!”杨宝森先生泉下有知,亦当瞑目。这才是畏友,这才是知音啊!对有人质疑杨宝森的嗓音,说他没嗓子。可在著名琴师杨宝忠看来,杨宝森一是音准;二是有韵味,不慌腔、不走板、不凉调,就是有嗓子。

是啊,20世纪40年代,杨宝森在堂兄杨宝忠和著名鼓师杭子和帮助下,形成了沉雄苍劲、清雅醇厚的“杨派”老生艺术,与马、谭、奚并驾齐驱绝非浪得虚名。他不仅给自己,还给后世的演员,尤其是中低音更好的演员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杨宝森的人生演出凄凉谢幕,而他创立的杨派艺术却在他身后发扬光大,如今京剧舞台上,他的再传弟子颇有几位得其真传,深受戏迷喜爱。杨派的唱腔或许不是那么昂扬激愤,不是那么洒脱流畅,也不那么婉转俏丽,但它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它的艺术价值是在克服了自身条件限制,扬长避短,将老生浑厚、朴重、沉着、凝练的声腔魅力发挥到极致所形成的。它耐听,耐琢磨,是能让人沉醉其中的声腔艺术。

■达人榜

排球“教头”刘武速写

□周晓方

清晨,我总能收到刘武老师发来的早安祝福,与众不同的,这些早安祝福的背景,几乎都有这位排球“教头”正在训练学生的图片和视频,这位66岁的同龄人,那健硕、挺拔的体魄,那英姿勃勃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

刘武是一位优秀的排球“教头”。他生于青岛,自幼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排球,被排坛前辈盖永宁选拔进市队、省队培养。1990年,他开始从事沙滩排球运动,成为我国第一代沙排运动员。1992年,他协助盖永宁老师主持了由团市委等部门发起的沙滩排球赛,在此基础上,1995年青岛成立沙滩排球俱乐部,刘武任秘书长兼总教练。在他和团队的不懈推动下,青岛连续30年举办了全民健身沙滩排球公开赛,影响到全省和全国,青岛成为中国沙滩排球赛的摇篮。由此,国家体育总局第一和第二届沙滩排球巡回赛都把青岛为首站。而且刘武率领的队伍1994年曾获得全国沙滩排球邀请赛冠军。他曾率队获得首届全国青少年软式排球锦标赛、山东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青岛市运会排球赛、中日青少年排球友谊赛和青岛市高中、初中、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等。1996年沙排被奥运会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后,沙滩排球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其中,刘武功不可没。2003年,他被省体育局任命为山东省青少年排球训练基地总教练。刘武曾获得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颁发的高级排球教练员证书。获国际排联颁发的高级排球教练员证书。

刘武曾列给我一个长长的名单——那都是他的学生,遍布国内很多省级女排和男排运动队;他为国家队、国家青年女排等输送了大量优秀运动员,30年间,为各级排球队输送200多名优秀运动员,成为各队伍的骨干,很多学生还获得世锦赛等殊荣。他特别提到一位叫曹舒婷的女孩,他从小培养,送进国家队,代表山东队获得全国沙滩排球赛冠军。他还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专业体育人才,大儿子任青岛39中高中排球队教练,小儿子是中国女篮体能教练。

去年,刘武应广东省惠州两所学校之邀,出任当地排球总教练。在他去之前,当地从未举办过中小学排球赛;他到任后,协助惠州市排协、惠州市体校举办了该市首届中小学排球赛,他所带的队获得小学男冠军和初中男队第二名。

刘武还是一个钢笔画家。在紧张的训练之余,他用5年时间绘制的青岛42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画册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被用作政府礼品,并获得山东省版权局颁发的版权证书。他创造的“叠线堆绣法”受到业内人士称赞。退休后,他开办了一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术馆,里面展出了他创作的大量钢笔画,已接待游客及参观



刘武

者将近10万人次,画作拍卖所得近10万元捐给慈善事业。

刘武也是一个勤奋的写手,是一位青岛文史研究爱好者。几年来,他从身边的体坛人士开始写起,写足球名宿王家樑,写“绿茵三剑客”张全利、孙炳辉、王建平,又写文化名人,如旅居东瀛的荷绘大师孙苗,他痴迷于福山路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写那些给青岛历史留下丰富精神财富和遗产的名人;到广东后,他又写他的同道教师和所教的学生。他的这些文章,有的见诸报端,有的发表于网络媒体,这些富有文采和哲理的文字,描写了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人们的生活和事业状况,表达了他对所写人物的尊崇,展现了这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给更多的人带来启示和教益。

刘武更是一个乐器发烧友。首次认识刘武,是在六年前我的六旬寿宴上,东道主赵延楷老师介绍他说,这位是青岛排球队教练,当时我没在意,潜意识里,体育界人士,只有敬而远之。没想到的是,刘武当时是有备而来,带着乐器为宴会助兴,他吹口琴、弹吉他、拉手风琴,还引吭高歌,令我惊讶不已。他在排球训练之余,在团队或老友的一些欢聚场合,也经常露两手,吹拉弹唱,无所不及,一直玩到嗨。有时到公园或海滩参与并指导社区排球活动,他会吹一段口琴活跃气氛。在广东大亚湾红树林公园偶遇远途而来的房车旅行者,刘武会停下脚步,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吉他,即兴演奏一曲,并一起欢歌。

除了山东省青少年排球训练青岛基地总教练,刘武还有很多头衔,如青岛沙滩排球俱乐部秘书长兼总教练、江西宜春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诗书画印研究院青岛分院会员、山东省石刻艺术家协会理事、青岛市作协会员等。

这位同龄人,这样的晚年,这样的生活,如火,如光,值得写,值得学。

■匠人志

时常发呆的拍家大熊

□阿占

大熊开一辆曾在深夜抛锚的杂牌大吉普,十多年的老伙计了,他从未觉得有什么难堪,反之,还有点骄傲:“它至今身体很好。”

大熊是我见过的青岛本土身躯最庞大的观念摄影家。身高一米九几,一旦背上专业的摄影器材,就能形象地演示《布雷斯塔警长》中的“熊的力量”。

惊讶远未停止。他的内在驱动力似乎更大。包括熟知青岛民俗,热爱四处行走,尊重生命自然,崇尚真实本源,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变迁,关心发生在天边的生命之重……

几年前,大熊在老城里寻找民国老房子,最后租下了某个一楼的南间连同它的违章搭建。干什么用?做非商业意义的工作室。说白了,就是花钱找个地方发呆。老房子有着极好的挑高,一半被用来做了摄影棚,另一半用于追忆逝去的优雅生活。

没有柴米油盐 and 五斗橱电视柜,也不用担心不换拖鞋会弄脏地毯。这是大熊向往已久的空间。墙上是大小的照片,或黑白硬冷,或明艳暖人。他喜欢的音乐铺陈开来,Jazz,祭琴,马友友,想听多久就听多久——包括呛人的烟味,也是想多大就有多大。管他呢。

抽完了烟,就在那张搬都搬不动的老木桌子前喝茶。茶的香味儿与沉郁的木头味儿混杂在一起,深情一嗅,脊背上就好似被温情的手捋了一遍。顺着美好的幻觉,陷进旧木椅子里,就此跌进了温淳深渊,恐怕难再出来。

反正已经赶不赶时间了。他完全厌倦并抛弃了高密度的工作节奏——这和他的价值观改变有很大关系。“想解决理想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唯一途径就是降低欲望,降低对物质的渴求。”大熊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花钱的地方少了,也就不想把人生都用来赚钱了。每天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呆上数个小时,就像心灵修炼——哼唱或嗟叹,沉沦与升腾。他说,老房子里有一种气,平静淡定的气,人在里面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这种气场新房子给不了。

他以不完全商业化的工作量支持着自己与工作室之间的契约关系,有选择地接受商业拍摄,大部分时间,读书、看电影、喝茶、会友、发呆。他甚至觉得在工作室里看一看尘埃的逆光飞行,也比讨价还价谈一场完全商业的摄影活计要值当。他管前者叫做“倾听时间”,而后者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为了能常常地倾听时间,他必须降低生活成本。比如,午餐仅仅是一碗素面的标准。大熊说也可以用“一碗面”的简单朴实来比喻自己当下的生活态度。剖出层层浮华,他轻松了许多,浑身清气回荡,何乐而不为?在韩国首尔参加国际摄影展



阿占/图

时,他看到一个韩国同行的T恤上印有“物欲退散”四个字,顿时觉得自己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个非商业意义的工作室,比真正的家更能让大熊遇见真实的自己。如果说家用来安放责任,那么工作室则用来安放灵魂。甚至多年以来的养猫梦想也实现了。大熊会满眼溺爱一脸慈祥地和一只寻常狸猫说话。养猫,听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事,却可以被用来界定自由度。儿时父母不赞同,婚后妻子不接受,这一次大熊终于在自己的据点里实现了完全主导。

既然工作室较少地用来产生物质意义,那么精神作用就被无限放大了。常有朋友登门一起发呆,读书的、悟茶的、搞音乐的、玩摄影的、研究历史的……年龄跨度从40后到90后不等。来的时候,阳光正满,走的时候,夜色深黑。

这些与大熊一起消磨时间的人,也常常是大熊的拍摄对象。只拍熟人,是大熊进行人像摄影创作的前提条件,须了解人性,才能按下快门。且以黑白为多,也许黑白去伪存真最接近人性本身吧。

“我偏好黑白成像,是一种对影像所表达的内容的苛求,抛开艳丽夺目的色彩,让视觉关注回归内容的本身。人的精神内核才是肖像摄影的本真。”看来,在噱头繁多的当代艺术观念中,大熊同样找到了“一碗面”的同工之妙,删繁就简,并不离初心。

《无相》就是这样来的。在这个当代意味浓稠的作品展上,人们看到大熊用介于抽象与写实之间的独特摄影语言,树、建筑、街道,甚至垃圾、死去的动物都赋予了哲学意味。

他不是去拍回来一个个风景的片段,他是做了一个用眼睛思考的行者,一个用相机修行的智者。不提出要求,就地取材,捕捉生活流露的一瞬,找到内在隐情,才是他所想要的。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精神情感库存的演员,随时等待与之匹敌的瞬间将其引爆。他的秘诀似乎是舍己——把自我交付出去,角色内涵越复杂,心理越矛盾,他的发挥越不可预知。